

笑我編

現代遊記文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現代遊記文選

西遊日錄·····	郁達夫·····	一
浙東景物紀略·····	郁達夫·····	二七
蘇州記遊·····	楊振聲·····	四七
西湖的雪景·····	鍾敬文·····	五七
西湖風光·····	徐寶山·····	六六
到青龍橋去·····	冰 心·····	七三
南京的顏面·····	荊有麟·····	八〇
上海小誌·····	薛時進·····	八七
蘇錫之行·····	舒新城·····	一〇五
故鄉散記·····	傅東華·····	一一九
故鄉歸夢·····	沈從文·····	一二八

南行雜記	徐志摩	一四〇
廬山遊記	孫福熙	一五四
普陀紀遊	巴金	一七〇
太湖遊記	鍾敬文	一七八
昨日遊記	葉鼎洛	一八五
會稽山遊	王以剛	一九七
岳陽叢記	唐錫如	二〇七
遊錫蘭島	梁啓超	二二〇
威士敏士達寺	梁啓超	二二三
漫遊的感想	胡適	二二七
萍蹤寄語	韜奮	二三七
西比利亞	朱自清	二五〇
遊日本雜感	周作人	二五五

今津紀遊·····	郭沫若·····	二六六
登富士山·····	凌叔華·····	二八四
蓬萊風景誌·····	廬 隱·····	二九八
麗芒湖上·····	孫伏園·····	三〇二
柏林風光·····	黃賢俊·····	三一〇
紐約見聞·····	徐寶謙·····	三二一

現代遊記文選

西遊日錄

郁達夫

一九三四年（甲戌），三月二十八日，（舊二月十四）星期三，大雨寒，冷如殘冬晨四時，亂夢爲雨聲催醒，不復成寐；起來讀歙縣黃秋宜少尉黃山紀遊一卷，係前申報館仿宋聚珍版之鉛印本，爲屑玉叢談二集中之一種。這遊記，共二十五頁，記自咸豐九年己未八月二十八日從潭渡出發去黃山，至同治九月十一日重返潭渡間事。文筆雖不甚美，但黃山的偉大，與夫攀涉之不易，及日出，雲昇，松虬，石壁，山洞，絕澗。飛瀑溫泉諸奇景，大抵記載詳盡，若去黃山，亦可作導遊錄看，故而收在行篋中。

昨日得上海信，知此次同去黃山遊者，還有四五位朋友，膳宿旅費，由建設廳負擔，沿路陪伴者，由公路局派往，奉憲遊山，雖難免不貽——山靈忽地開言道：「小的青山見老爺！」——之譏，然而路遠山深，像我等不要之人無產之衆，要想作一度

壯遊，也頗非易事。更何況脚力不健，體力不佳，無徐霞客之胆量，有阮步兵之猖狂，若語堂光旦等輩，則尤非借一點官力不行了。

午後四時，大雨中，忽來了一張建設廳的請帖，和秋原增嘏語堂等到杭，現在西湖飯店的短簡。冒雨前去，在西湖飯店樓下先見了一羣文縐綳的同時出發之遊覽者及許多熟人；金葉潘林，卻推興勃發，已上西泠印社，去賞玩山色空濛的淡妝西子了。佇候片時，和這個那個談談天氣與舊遊之地，約莫到了五點，四位金剛，方纔返寓。亂說了一陣，並無原因地哄笑了幾次，我們就決定先去吃私菜，然後再去陪官宴，吃私菜處，是實字馳名的王飯兒，官宴在湖濱中行別業的大廳上。

私菜吃完，趕至湖濱，中行別業的大廳上，燈燭輝煌，擺滿了五六點熱氣蒸騰的菜，在全堂哄笑大嚼的亂噪聲中，又決定四十餘人，分五路出發，一路去南京蕪湖，一路去天台雁宕，一路去紹興寧波；一路去杭江沿綫，一路去徽州，直至黃山。語堂增嘏光旦秋原，申報館的徐天章與時事新報館的吳寶基兩先生，以及小子，是去黃山者，同去的爲公路局的總稽查金錢甫先生。

遊臨安縣玲瓏山及錢王墓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晴。

晚晚雨中夾雪，喝得醉醺醺回來的路上，心裏頗有點兒猶豫：私下在打算，若明天雨雪不止者，則一定臨發脫逃，做一次旅行隊裏的 *Benetako*，好在不是被招募去的新兵，罪名總沒有的。今晨五六點鐘，探頭向窗帷缺處一望，天色竟青蒼蒼的晴了，不得已祇好打着呵欠，連忙起來梳洗更衣，料理行篋。趕到湖濱，正及八點，一羣奉憲遊山者，早已手忙腳亂，立在馬路邊上候車子來被搬去了。我們的車子，出武林門，過保俶塔，向秦亭山脚朝西駛去的時候，太陽還剛纔射到了老和山的那一座黃色的牆頭。

宿雨初晴，公路明潔，兩旁人行道上，頭戴着銀花，手提着香籃的許多鄉下的善男信女，一個個都笑嘻嘻的在塵灰裏對我們呆看，於是乎就有了我們這一批遊山老爺的議論。

『中國的老百姓真可愛呀！』是語堂的感嘆。

『春秋二季的香市，是她們的唯一娛樂。也可以藉此去遊山玩水，也可以藉此去散發性慾。Pilgrimage 爲用，真大矣哉！』是精神分析學者光旦的解釋。

她們一次燒香，實在也真不容易。恐怕現在在實行的這計劃，說不定是去年底下就定下了，私私地在積些錢下來。直到如今，幾個月中間果然也沒有什麼特別事故發生，她們一面感謝着菩薩的靈佑，一面就這麼的不遠千里而步行着來燒香了。』這又是語堂的 Dichtung。

增嘏秋原大約是坐在前面的頭等座位裏，故而沒有參加入車中的議論。一路上的談話，若要這樣的筆錄下來，起碼有兩三部 *Canterbury Tales* 的分量，然而時非中世，我亦非英文文學之祖姑從割愛，等到另有機會時再寫也還不遲。

車到臨安之先，在一處山腰水畔，看見了幾家竹籬茅舍的人家。山前山後，茶葉一段段的在太陽光裏吐氣。門後桃樹一株開得熱鬧如雲，比之所羅門的榮華，當然祇有過之。騷——這字音雖不雅，但義卻含兩面——興一動，我就在日記簿上寫下了兩行曲壇似的字：

泥壁茅蓬四五家，山茶初茁兩三芽，天晴男女忙農去，閒殺門前一樹花。

這一種鄉村春日的自在風光，一路上不知見了多少。可惜沒有史梧岡那麼的散記筆法，能替牠們傳神寫照，點畫出來，以饗終年不出都市的許多大布爾先生。

臨安縣在餘杭之西，去杭州約百餘里，是錢武肅王的故里；至今武肅王墓對面的那支大官山上，還有一座紀念錢氏的功臣塔建立在那裏。依路局規定的路線，則西來第一處登山，當在臨安縣西十里地的玲瓏山。午前十點左右，車到了臨安站，先教站中預備午飯，我們就又開車，到玲瓏站下來步行。在田塍路上，溪水邊頭，約莫走了兩三里地的軟泥鬆路，纔到了玲瓏山口。

玲瓏山的得名，依縣志所載，則因牠「兩峯屹峙，盤空而上，故曰玲瓏」實在則這山的妙處是在有石有泉，而有又蘇黃佛印的遊蹤，與夫禪妓琴操的一墓。你試想想，既有山，復有水。又有美人，又有名士，在這裏中國的勝景的條件，豈不是樣樣齊備了麼？玲瓏山的所（比徑山，九仙山更出名，更有人來玩的原因，我想總也不外乎此。還有一件，此山離縣治不遠，登山亦無不便，而歷代的臨安仕宦鄉紳，又樂爲之

經營點綴，所以臨安雖祇一瘦瘠的小縣，而此山的規模氣概，也可以與通都大邑的名山相並。地之傳與不傳，原也有幸不幸的氣數存在其間。

入山行一二里，地勢漸高。山徑曲折，係沿着兩峯之間的一條溪泉而上。一邊是清溪，一邊是絕壁。壁巖峻處，半山間有「玲瓏勝境」的四大字刻在那裏。再上是東坡的「醉眠石」，「九折巖」。三林亭的遺址，大約也在這半山之中。壁上的磨崖石刻，不計其數。可惜這山都是沙石岩，風化得厲害，石刻的大半，都已經辨認不清了。最妙的是蘇東坡的那塊「醉眠石」，在山溪的西旁，石壁下的路東，長長的一塊方石，橫躺下去，也儘可以容得一人的身長，真像是一張石做的沙發。東坡的究竟有沒有在此石上醉眠過，且不去管牠，但石上的三字，與離此石不遠的岩壁上的「九折岩」三字，以及「何年僵立兩蒼龍」的那一首律詩，相傳都是東坡的手筆；我非考古金石家，私自想思這些古蹟還是貌虎認牠作真的好，假冒風雅比之燒琴煮鶴，究竟要有趣一點。還有「醉眠石」的東首，也有一塊山石，橫立溪旁，上鐫「琴聲」兩篆字，想係因流水淙淙有琴韻，與「琴操墓」就在上面的雙關佳作，因為不忍埋沒這作者的苦心，故而在此提

起一句。

沿溪摸壁，再上五六七步，過合澗泉，至山頂下平坦處，有一路南繞出西面一支峯下。順道南去，到一處突出平坦之區，大約是收春亭的舊址。坐此處而南望，遠近的山峯田野，盡在指顧之間，平地一方，可容三四百人。平地北面，當山峯削落處，還留剩一石龕，下覆古石刻像三尊，相傳爲東坡佛印山谷三人遺像，明緒棟所說的因夢得像，因像建碑的處所，大約也就在這裏，而明黃鼎象所記的剩借亭的遺址，總也是在這一塊地方了，俗以此地爲三休亭，更訛爲三賢祠，皆係誤會者無疑。

在石龕下眺望了半天，仍遵原路向北向東，過一處菜地裏的碑亭，就到玲瓏山寺裏去休息。小坐一會，喝了一碗茶，更隨老僧出至東面峯頭，過鐘樓後，便到了琴操的墓下。一坯荒土，一塊粗碑，上面祇刻着「琴操墓」的三個大字，繙閱新舊臨安縣志，都不見琴操的事蹟，但云墓在寺東而已，祇有馮夢禎的琴操墓詩一首：

絃索無聲濕露華，白雲深處冷袈裟，三泉金骨知何地，一夜西風掃落花。
抄在這裏，聊以遮遮臨安縣志編者之羞。

同遊者潘光旦氏是馮小青的研求者，林語堂氏是桃花扇裏的李香君的熱愛狂者，大家到了琴操墓下，就齊動公憤，說臨安縣志編者的毫無見識。語堂且更捏了一本野叟曝言，慷慨陳詞地說：

『光旦，你去修馮小青的墓罷，我立意要去修李香君的墳，這琴操的墓，祇好讓你們來修了。』

說到後來，眼睛就釘住了我們，所謂你們者，是在指我們的意思。因這一段廢話，我倒又寫下了四句狗屁。

山旣玲瓏水亦清，東坡曾此訪雲英，如何八卷臨安志，不記琴操一段情。

東坡到臨安來訪琴操事，曾見於菜地裏的那一塊碑文之上，而毛子晉編的東坡筆記裏，也有一段記琴操的事情說：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

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

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斃殺鮑參軍。』
『如此究竟何如？』琴操不答，子瞻拍案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這一段有名的東坡軼事，若不是當時好奇者之偽造，則關於琴操，合之前錄的馮詩，當有兩個假設好定，卽一，琴操或係臨安人，二琴操爲尼，或在臨安的這玲瓏山附近的菴中。

我們這一羣色情狂者還在琴操墓前爭論得好久，纔下山來。再在玲瓏站上車，東駛回去，上臨安去吃完午飯，已經將近二點鐘了；飯後並且還上縣城東首的安國山（俗稱太廟山）下，去瞻仰了一回錢式肅王的陵墓。

武肅王的豐功偉烈，載在史冊；除吳越備史之外，就是新舊臨安縣志，杭州府志等，記錢氏功業因緣的文字，也要占去大半；我在此地本可以不必再寫，但有二三瑣事，係出自我之猜度者，順便記牠一記，或者也可以供一般研究史實者的考訂。

錢武肅王出身市井，性格嚴刻，自不待言，故唐僧貫休呈詩，有一劍霜寒十四州

之句。及其衣錦還鄉，大宴父老時，却又高歌者「斗牛無字令民無欺」等語；酒酣耳熱，王又自唱吳歌，娛父老曰：『汝輩見儂的歡喜，吳人與我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心子裏。』則他的橫征暴斂，專制刻毒，大旨也還爲的是百姓，並無將公帑存入私囊去的傾向。到了他的末代忠懿王錢宏俶，還能薄取於民，使民墾荒田，勿收其稅，或請科賦者，杖之國門，也難怪得浙江民衆，要懷念及他，造保俶塔以資紀念了。還有一件事實，武肅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遺妃書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至用其語爲歌，我意此書，必係王之書記新城羅隱秀才的手筆，因爲語氣溫文，的是詩人出口語也。

自錢王墓下回來，又坐車至藻溪。換坐轎子，向北行四十里而至西天目。因天已晚了，就在西天目山下的禪源寺內宿。

遊西天目

三月三十日，星期五，陰晴。

西天目山，屬於潛縣，昨天在地名藻溪的那個小站下車，坐轎向北行三四十里，

中途會過一教口嶺，高峻可一二十丈。過教口嶺後，四面的樣子就不同了。嶺外是小山荒田的世界，落寞不堪；嶺內向北，天目高高就在面前，路旁流水清滄，自然是目山南麓流下來的雙清溪澗，或合或離，時與路會，村落很多，田也肥潤，橋梁路亭之多，更不必說了。經過白鶴溪上的白鶴橋，月亮橋後，路祇在一段一段的斜高上去。入大有村後，已上山路，天色陰陰，樹林暗密，一到山門，在這夜陰與樹影互競的黑暗網裏，遠遠聽到了幾聲鐘鼓梵唱的催眠暗示，一種畏怖，寂滅，皈依，出世的感覺，忽如雷電似的向腦門裏襲來。宗教的神祕作用，奇蹟的可能性，我們在這裏便領略了一個飽滿，一半原係時間已垂暮的關係，一半我想也因一天遊旅倦了，筋骨氣分，都已有點酥懈了的緣故。

西天目的開山始祖，是元嘉熙年生下來的吳江人高峯禪師。修行坐道處，爲西峯之獅子巖頭，到現在西天目還有一處名死關的修道處，就係高峯禪師當時榜門之號。禪師的骨塔，現在獅子峯下的獅子口裏。自元歷明，西天目的道場廟宇，全係建築在半山的這獅子峯附近一帶的所謂師子正宗禪寺者是。元以前，西天目山名不確見於經

傳，東坡行縣，也不會到此，謝太傅遊山，屐痕也不會印及。元明兩代，寺屢廢屢興，直至清康熙年間，玉林國師始在現在的禪源寺基建高峯道場，實卽元洪喬祖施田而建之雙清莊遺址。

在陰森森的夜色裏，轎子到了山門；下轎來一看，祇看見一座規模浩大的八字黃牆，牆內牆外，木架橫斜，這天目靈山的山門似正在動工修理。入門走一二里，地高一段，進天王殿；再高一段，入韋馱寶殿又高一段，是有一塊「行道」的匾額掛衣在那裏的法堂。從此一段一段，高而再高，過大雄寶殿，穿方丈居室，曲折旋繞，凡走了十幾分鐘，纔到了東面那間五開間的樓廳上名來青室的客堂裏。窗明几淨，燈亮房深，陳設器具，却像是上海灘上的頭號旅館，祇少了幾盞電燈，和賣唱賣身的幾個優婆夷耳。

正是舊曆的二月半晚上，一餐很舒適的素菜夜飯吃後，雲破月來，迴廊上看得出寺前寺後的許多青峯黑影，及一條怪石很多的曲折的山溪。溪聲鏗鏘，月色模糊，剛讀完了第二十八回野叟曝言的語堂大師，含着雪茄，上迴廊去背手一望，回到爐邊，

就大叫了起來：

這真是絕好的 Dichtung 一。

可惜山腰雪滿，外面的空氣尖冷，我們對了這一個清虛夜境，祇得割愛；吃了些從天王殿的攤販處買來的花生米和具有異味的土老酒後，幾個 Dichter 也祇好抱着委屈各自上牀去做夢了。

侵晨七點，詩人們的夢就爲山鳥的清唱所打破，大家起來梳洗早餐後，便預備着坐轎上山去遊山。語堂受了一點寒，不願行動，祇想在禪源寺的僧榻上臥讀野叟曝言，所以不去。

山路崎嶇陡削，本是意計中事，但這西天目山的路，實在也太逼側了；因爲一面是千百迴折的清溪，一面是奇岩矗立的石壁，兩邊都開鑿不出路來，故而這條由細石巨岩疊成的羊腸曲徑，祇能從樹梢頭，繞山嘴裏穿。我們覺得坐在轎子裏，有三條性命的危險，所以硬叫轎夫放下轎來，還是學着詩人的行徑，緩步微吟，慢慢兒的踏上山去。不過這微吟，到後來終於變了急喘，說出來倒有點兒不好意思。